后来才知道

卓丽娜

“后来才知道”是一种后知后觉的顿悟，但每一个顿悟都那么澄澈通透。

好友说，后来才知道，我妈原来那么爱我。

这个姑娘，选择了追逐爱情要远嫁，与母亲闹翻了。可怜的母亲为了阻止她远嫁，用尽了招数，甚至以死威胁，却被她的冷漠和固执所阻挡。她曾愤恨地说，世界上怎么会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，怎么会有母亲不愿自己的女儿幸福。几年后，离异的她走投无路，只能找到自出嫁后就再没联系过的母亲。母亲并没有怨恨和冷漠，只是打开早已为她准备好的房子，默默地接纳她回家。

好友说，后来才知道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

如今，好友在家乡继承了母亲的事业，将母亲的小餐厅发展成当地有名的民宿。那宽敞的院子里，一年四季都能洒满和煦的阳光，鸟儿从屋檐下出发，在院子里自由地叽叽喳喳。

有些事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，我们却在后来才明白其中的意义。

就像那个夏日的午后，我坐在窗前，望着远方的云彩，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思绪。突然，一个题目浮现在我的脑海中——《时光的微笑》。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桌上，我拿起一支笔，轻轻地在纸上写下了那个题目。时光的微笑，是我与自己的对话。它如同一面明镜，让我看清自己的优点和不足，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；时光的微笑，是我与回忆的相遇。回忆，就像一本厚重的书，每一页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每一次回忆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，让我重新审视自己，发现内心的力量和美丽；时光的微笑，是我与世界的交流。每一处景致，每一次不舍，那一片浩瀚的陌生又熟悉的世界，让我想将去过的大街小巷再走一遍，再描绘每一处的模样。

后来才知道，回忆，是时光的微笑。它们如同一串串珍珠，串联起我曾经的欢笑、泪水和成长。当我闭上眼睛，画面在脑海中浮现——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，那些青涩而又美好的初恋记忆，那些曾经为梦想奋斗的日子。

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么一段岁月，经常跌落在同样的梦里不得脱身。阿琨觉得自己挺不过的那段日子，就是如此。

那年夏天最热的时候，阿琨离了婚。阳光在狭窄的出租屋里轻盈曼舞，阿琨在自己亲手打造的泪海里沉沉浮浮。哭泣、喝酒、睡着、醒来，再喝、再哭、再睡着……周而复始，只见绝望，不见光亮。她纠结于自己的付出，纠结于自己没有犯错，却被弃如敝履。那些昏天黑地的日子里，她在心里每触及到和他相关的部分，就总有一阵阵的疼痛。

直到某个夜里，她再次醒来，床上栖息着一缕柔白。她推开窗，看到天空点缀着几颗疏星，它们微弱而孤独，却散发出光芒。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，它们在宇宙的浩瀚中遵循着自己的轨迹。一串笑声传来，小区里的路上，一对情侣在风中相拥散步，两人故意走成一样的频率，一样的步伐，一串串爱的足迹，让月光也忍不住追随，仿佛风里舞动的不是炎热，是欢喜。

那一刻，阿琨觉得让自己执拗又拧巴的东西被一丝一丝地抽离。阿琨说，后来才知道，那些认为失去全世界的风花雪月，最后也不过是一个模糊的背影。不经过长夜的痛苦，怎么更接近自己的心？

也许，这就是人生的意义。经历总是伴随着诗意和哲理，也许不是每一场经历都值得回味，但一定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譬如“后来才知道”。

后来才知道，人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，每一页都记录着成长和经历。年少时，总是急于翻过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页，追逐着未知的故事。然而，随着岁月流逝才渐渐明白，那些被忽略的页才是真正的宝藏。于是，后来才知道，人生的真谛并非在于速度和目的地，而在于沿途的风景和心灵的成长。

“后来才知道”，虽是一种后知后觉的顿悟，但每一次顿悟都值得珍藏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郭小玉与冬儿、周克三人结伴同行。一路上，冬儿虽然与周克相互之间的言语不多，但是只要两人四目相对，俱会脸色绯红。每当此时，郭小玉就会拿周克开玩笑，说他是老男人生了一颗少女心。夜半与冬儿私语，每当问起对周克的看法时，冬儿总是愁容满面，自怨自艾。夜半难眠时，冬儿想起周克就会暗中落泪，她总认为自己是残花败柳之身，配不上周克，因此周克越是对她好，她越是躲避。

这一日，三人来到双龙谷。刚到谷口，突听得谷顶传来阵阵喊杀声。周克道：“小心埋伏！”

三人当即停止前进，观察了一会儿，郭小玉笑道：“我们没什么埋伏，而是在此设伏之人被别人伏击了，我们瞧瞧去。”说完，打马向前飞奔。周克与冬儿紧紧跟随。

出了谷口，郭小玉看到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，盘旋着向山顶延伸，她没有迟疑，双腿紧夹马腹向山顶奔去。行到中途，只见道路及两侧横七竖八躺了许多刚死之人。

郭小玉回首向周克道：“快看，这些都是北斗帮与白鹤门的人。”

周克道：“郭姑娘所言甚是，这些人不是头戴星星图案的头巾，就是胸口绣有白鹤。”

郭小玉道：“看来，这又是一场北斗帮向白鹤门发起的报复行动，只是不知，这次遭殃的是白鹤门的哪个堂会？”

郭小玉等继续拍马疾行，前面喊杀之声逐渐响亮起来。郭小玉远远瞧见前方，有一百余名佩戴头巾的黑衣人在围攻三四十名身着白色衣服之人。

郭小玉突地使出自创的凤鸣九霄，大喝道：“住手！全都给我住手！”声波激荡，震得打斗之人大多捂住了耳朵。

周克瞧着郭小玉，赞道：“郭姑娘这是什么功夫，当真威猛得很！”他并不知道郭小玉身具一个甲子的内力，且已将吕思传授的武功尽数学会。

郭小玉傲然道：“这是本姑娘自创的凤鸣九霄，不比你那双锤舞出的呼啸声差吧。”周克谦虚道：“我的虎啸神功自然无法与姑娘的凤鸣九霄相比。”

郭小玉虽然知道周克是谦虚之词，但是心中依然高兴不已，她打马来到众人前，向双方道：“你们双方谁是头领，出来说话！”

此时，一个生得獐头鼠目、个子瘦小的白衣中年男子向郭小玉拱手道：“在下白鹤门鼠堂堂主居无定，不知女侠有何指教？”

郭小玉道：“你们为何在此打斗？”

居无定道：“这是我白鹤门与北斗帮之间的恩怨，还请女侠不要过问。”

郭小玉咯咯笑道：“你虽然生得瘦小，但是身处险地依然懂得为他人着想，实在难得。”

“你是哪里蹦出来的黄毛丫头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信不信老子一刀剁了你！”一个身着黑衣、面目丑陋之人喝道。郭小玉向此人笑道：“我又不是男人，怎能做你老子？”

黑衣丑陋男子听出郭小玉占他便宜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挥刀蹦起向郭小玉砍去。郭小玉也不躲闪，运起星月神功向他拍去。只听“哎哟”一声痛呼，黑衣丑陋男子已被掌力震得倒飞出去，“扑通”一声跌落在地，身体抽搐了几下便死去。

众黑衣人见郭小玉如此神勇，都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，而后向一个面白长须之人瞧去。郭小玉瞧见黑衣人的眼色，已经知道谁是他们的首领了，向面白长须之人问道：“你既然是他们的头领，为何不出来答话！”

面白长须之人冷声道：“你不要以为武功高强，我们便怕了你，双拳难敌四手的道理你不会不知吧。”

“休说废话，本姑娘只做双手打四手的事儿，你先报上名来！”郭小玉轻蔑地喝道。

面白长须之人面皮颤抖了一下，大声说道：“本人乃北斗帮原副使，现任奎宿堂堂主游平之。”

居无定怒道：“北斗帮只会用你这种反复无常的小儿！”

郭小玉饶有兴趣问道：“他怎么反复无常了，说来听一听。”

居无定恨道：“半个月前，他战败后投入我白鹤门中，掌门心善，便将他收入门中。谁知，这贼人竟然在北斗帮偷袭我们之际，转身投回北斗帮，他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吗？”

郭小玉叹了口气道：“人家这叫细作，怨只怨你们秦掌门没有识人之明，此事怨不得别人。”

居无定怒道：“你不要以为你替我白鹤门说话，就可以信口雌黄，倘若你再对我家掌门出口不敬，休怪我翻脸！”郭小玉气道：“你这个愚忠之人，当真讨打！休说我责怪秦苏蓝没有识人之明，就是见了她，我还要当面责骂她呢，你胆敢顶撞我，我见了秦苏蓝后，定要她好好收拾你！”

居无定见她口气如此之大，不由得心中打鼓，疑问道：“敢问女侠如何称呼？”郭小玉冷声道：“你家掌门称我为师叔，你们该如何称呼我，不用我来教了吧？”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：3304315815@qq.com

风渡十一月

胡晓峰

清晨，往停车场走，路两旁的树叶早落得七零八落，枝丫疏疏朗朗挑在半空，没有叶子托着，风就直接撞过来。

这风已经不是十月里那种清透的秋风了。先前的风是轻的，吹过肩头，捎一点桂香和晒透的草木气息，人迎着走，只觉得敞亮。十一月的风沉下来，裹着实打实的寒凉，一股脑钻进衣领。我下意识拢了拢外套领口，指尖触到布料的凉意，才恍然察觉，风换了模样。

风穿过树枝，没有叶片摩擦的沙沙声，只剩下枝干相碰，细碎、干涩的响。我记得，前些日子树上还残留着浅黄、赭红，不料这几日就被这风慢慢收走，秋的余温不知不觉就散在了风里。这风不像深冬的风那样刺骨，却自带一种笃定，宣告秋已经走到尽头。原来季节转身的时候，是安静的，没有盛大的仪式，只凭一阵风提醒赶路的人。

平日里总忙着赶路，脑子里装着待办的琐事，很少留心风的变化。每天沿着同一条路往返上下班，看惯了路边的草木，以为一切照旧。很多变化都是这样悄无声息，等你觉察，已经走出去很远。

天色亮了一点，淡白的光从树梢透过来。落尽叶子的树，骨架清清楚楚，反倒显出一种利落。风还在流动，没有停歇。它带走残秋，不是为了带来什么轰轰烈烈的景致，只是按着时序往前走。

坐进车里，风被隔在外头。身上慢慢回暖，可方才那一阵寒凉还留在感官里。我想起刚才拢紧领口的动作，是身体本能地应对季节变化。人在时序里，也和草木一样，跟着冷暖调整自己。

十一月的风，是过渡的风。它渡走秋天，引着日子往寒凉里去。当然，我们不必惋惜风的远去，因为风自有它的路程。我们依旧按时出门上班，在清晨的路上，迎接一阵又一阵掠过人间的风。日子就这样，在风的来去间缓缓向前。